

蜀布與 Cinapatta

—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

饒 宗 頤

一、僂越與盤越、剽國

二、Kautilya書中之 cina及其年代

三、氐國、蜀細布、與哀牢桐花布

四、雜論中、印、緬古代交通

補記：

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

近讀桑秀雲女士「蜀布邛竹傳至大夏路徑的蠡測」一文（註一）主張當日交通路線是取途於雲南經緬甸以入孟加拉。這一說法，向來中西學人意見多相同。伯希和謂緬甸路乃由大理出發，經永昌渡高黎貢江入緬、至Irrawaddy地區。國人夏光南頗申其說（註二）。一九五六年，Walter Liebenthal 撰 *The ancient Burma Road a Legend?* 指出 This commerce passed along the route, which led from Shu (蜀) o Lhasa (拉薩) -Kāmarupa (註三) 則主中、印早期交通，乃循牂牁路入藏，以至阿薩姆(Assam)之迦摩波(Kāmarupa)，極力反對伯氏之說。同年 Buddha Prakash 別撰 *Pūrvavideha* 以調停之（註四）。諸家於漢文資料，考索未周，茲不揣固陋，重為研討如次：

一、僂越與盤越、剽國

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下云：

註 一：史記集解 41, 10。漢代西南國際交通路線，參余英時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註 二：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夏光南中印緬道交通史 p. 15-24，季羨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緬甸道（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 p. 176-178。）

註 三：W. Liebenthal 此文，見 *Journal of Greater India Society* vol. XV, No. 1, 1956.

註 四：B. Prakash之 *Pūrvavideha* 刊於上舉 *J.G.I.S.* 同誌，1956 No. 2, p. 93-110。後收入所著 *India and the world*, 1964, Hoshiarpur. 按 *Pūrvavideha* 漢譯弗婆提，即四大部洲之東勝神洲。詳玄應一切經音義12。

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鄭純爲太守。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標越、輿濮、身毒之民。

標越一名始見於此。異本或作漂越。身毒卽印度，這說明東漢明帝時新置的永昌郡境內，雜處的種民，其中有印度人及標越人。

同書南中志寧州下云：

武帝使張騫至大夏國，見邛竹蜀布，問所從來。曰：吾賈人從身毒國得之。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

這條最可注意的是說張騫所言的身毒國，卽指漢的永昌郡。魚豢魏略稱：「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蜀人賈似至焉。」（魏志三十裴註引，易培基補註本。）後漢書西域傳作「磐起國」，梁書卷五十四文同，惟作「槃越」。茲比較其文於下：

後漢書：

天竺國……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起磐起國，皆身毒之地。

梁書：

中天竺國……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越，列國數十，……皆身毒也。

兩文全同，梁書之槃越，同於魏略，而范蔚宗獨作磐起，起與越形近易訛。證以常璩之作標越，三占從二，則「起」字自是「越」之誤。沈曾植云：「唐書驃國卽常璩華陽通志永昌所通之標越，今之緬甸。」（海日樓文集上蠻書校本跋據王逵常撰沈寐叟年譜引）

向達蠻書校注以爲槃越或漢越，卽華陽國志的標越，亦卽廣志之剽國。剽國爲公元後第四世紀時緬甸古國之名，至唐代漢譯作驃。（p. 234）其說甚是。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云：御覽卷一七七引魏晉人撰之西南異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謂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驃國。（據馮承鈞譯本 p. 34）馮氏諸蕃志校注蒲甘國注一亦云驃國見太平御覽一七七引上列二書。惟覆查御覽卷一七七爲居處部「臺」上，並無此條。又檢太平御覽引得亦

註五：張星煌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六冊 p. 41 鈔後漢書註二云磐起國據古音考之，似卽孟加拉（Bengal）。

又同冊 p. 43 鈔三國志卷三十（按當作裴註引魏略，非陳壽本文也。）盤越國，注云原作越字，據後漢書更正，欲選改爲盤起，尤爲武斷。丁謙謂盤越其國當在東印度，今孟加拉地。張氏蓋因其說。

無西南異方志一書。按驃國此條實出御覽卷353 兵部，其文詳下。伯氏誤記。向達引其說（校註10, p. 237）而未辨，故爲糾正於此。

考廣志言及剽國，計有下列各條

- ① 後漢書卷166 哀牢國「梧桐木華」下，章懷太子注引廣志云：「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也。」
- ② 太平御覽359 兵部引郭義恭廣志：「剽刀國出桐華布、珂珠貝、艾香、雞舌香。」（宋本，下同。）
- ③ 御覽981 香部引廣志曰。雞舌出南海中及剽國，蔓生，實熟貫之。
- ④ 御覽956 桐下引廣志：剽國有白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績，織以爲布。（按與李賢引同）
- ⑤ 法苑珠林36引廣志：艾納香剽國（此條據伯希和引）

廣志各條皆作剽國，又有作剽刃國者，馬國翰佚書輯本亦然，必是刃字因與剽字偏旁相似而誤衍。御覽兵部引稱郭義恭廣志。義恭晉時人，隋書經籍志子部，雜家類著錄廣志二卷，郭義恭撰，次於張華雜記之後。御覽引用書目郭義恭廣志列於魏張揖廣雅之下。廣志馬國翰輯存二百六十餘條。水經河水注引郭義恭廣志記甘水石鹽及烏秬西懸度，知其人，頗諳熟印度地理。

又御覽353 兵部引南中八郡志云：

永（原誤作宋）昌郡西南三千里有剽國，以金爲刀戟。（據宋本）

按緬甸產金，此剽國自卽驃國，伯希和誤引者，卽是此條。馬可孛羅遊記119，離大理西向騎行五日，抵Zardandan州，卽波斯語之金齒，其都會名爲永昌（Yochan），民以金飾齒，其貨幣用金。以元史地理志所載曲靖路歲輸金達3550兩一事觀之，元時產金之豐富如此。故漢時永昌地區，以金爲兵器，自屬可信，殆指所含金的成分特多。南中八郡志一書，太平御覽、北堂書鈔屢引之。如記南安縣出好枇杷，（御覽971引。南安縣，漢置，晉書地理志屬犍爲郡）永昌不韋縣之禁水（御覽884）雲南之銀窟（御覽813云：「雲南舊有銀窟數十，劉禪時歲常納貢，亡破以來，時往采取，銀化爲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云：「詳其文，當是晉人作。」言及劉禪亡破，殆成書於晉初。後漢書哀牢夷傳貊獸下章懷注引南中八郡志云：「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左思蜀都賦：「戟食鐵之獸，

射噬毒之鹿。」劉逵注云：「此二事魏宏南中志所記也。」則南中志即是南中八郡志矣。（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上分南中八志與魏完南中志爲兩書，張國淦古方志考 p. 716 亦然，恐不可據。）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及王謨漢唐地理書鈔重訂本目錄，均謂魏宏南中志即南中八郡志。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亦謂當即一書。作者魏宏始末不詳。文選袁粲本作魏宏，尤表本作魏完。其人當在常璩之前。常璩書敘事終於晉永和三年，其華陽國志之南中志必根據魏宏之資料。劉逵蜀都賦注既引其南中志，逵爲晉侍中，與張載，衛權同注三都賦。（隋書經籍志總集類）逵欲奉梁王彤，以誅趙王倫，（事在倫傳），其人與左思同時。則南中八郡志成書，更在逵之前，可見晉初剽國名稱早已存在。Liebenthal疑驃國一名之晚出，此處考證，可釋其疑，且亦可補苴向逵之忽略。

御覽七九七引魏書云：「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魏書即魏略）是其地與雲南相接。魏略云「盤越國一名漢越王……蜀人賈似至焉。」考史記大宛傳：「昆明之屬無君長。……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茲出物者或至焉。」而華陽國志二漢中志云：「張騫特以蒙險，遠爲孝武帝開緣邊之地，賓沙越之國，致大宛之馬，入南海之象。」尋勘數文，滇越、漢越、沙越，字皆從水，自是一名之異寫。張守節正義云：「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嶲，則通號越。」西南夷人都以越爲通號，遠至雲南邊境尙且如此。魏略作漢越。華陽國志作沙越，書較晚出，或有誤寫，而史記實作「滇越」爲乘象之國。晉寧石寨山發現有金質「滇王之印」，疑漢時所謂「滇越」（即滇王國）其勢力範圍遠達徼外乘象之國，今之緬甸當在其統屬之內。盤越，既即剽越，而盤越一名漢越（疑當作滇越）爲乘象國，則其包有緬甸，自不待言。

張星烺以盤起爲孟加拉之對音，然孟加拉明時稱榜葛刺。（瀛涯勝覽）印度古地志稱爲Vaṅga（註六）此國文字，在普曜經中謂爲 Vaṅga-lipi，唐時方廣大莊嚴經漢譯，其對音實作「央瞿書」，以央瞿譯 Vaṅga，未聞譯作「盤起」者。「央瞿」乃孟加拉在唐代的漢譯名稱。

註六：D.C. Sircar: Studies in the Geography of Ancient & Medieval India p. 84. 參 Raj Bali Pandey: Indian Palaeography p. 27.

Liebenthal 氏以爲驃國名稱始於唐，引南詔野史中王號有驃苴低（167—242），傳說謂爲阿育王（Asoka）的第三子，顯然受到佛教的影響。認爲在此以前，緬甸的交通實無確證，故強調宜由牂牁路，經西藏以入印度。按西藏道，見釋迦方志所述甚詳，足立喜六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記之研究下卷後編「唐代之吐蕃道」繪有精細地圖，此路山嶺稠疊，實不如緬甸出阿薩姆之方便。關於驃苴低一名的梵化，伯希和已詳論之。（兩道考上南詔王父子聯名制）驃爲種族之稱，藏緬族系中有 Pyū，緬甸文或作 Prū。唐時漢籍所記之驃國，指緬北民族，有時兼謂南詔。（註七）而雲南境內之東蠻，亦有以驃爲人名的，如蠻書 4 豐巴部落貞元中大鬼主驃傍，即唐書韋臯傳謂唐封驃旁爲和義王者也。（註八）南詔王自稱曰驃信。尋閣勸立自稱驃信（事在808年）新唐書南蠻傳云「驃信，夷語君也。」亦書作標信，加漢名的皇帝合稱曰「皇帝標信」。故宮博物院藏大理國張勝溫畫梵像卷上分標題字，有「奉爲皇帝標信畫」一款。日本有鄰館藏南詔國傳題記有「標信蒙隆昊。」美國加州 San Diego 美術館藏雲南觀音像銘文云「皇帝標信段政興……。」（註九）標信據謂即緬語的 Pyu-shin，寫作 Pru-rhang。今知晉初已有剽國之號，又稱標越。唐書驃國傳凡屬國十八，其一曰渠論，考御覽790 引吳萬震南州異物志有無倫國，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經稱無論國在扶南西二千餘里，通典188 無論國文相同。以對音求之，可能即緬甸之 Prome。（註一〇）渠論國疑即無論國。伯希和謂驃國名稱之來歷，有取於 Pyu 的譯音之說，是即爲蒲甘建都以前，以 Prome 爲都城時，統治緬甸種族之名稱。如是無論又爲吳人自扶南所傳來的古驃國之譯名，可見以 Pyu 作爲緬甸之古稱，由來已久，真是源遠而流長。附表如下

註七：G.H. Luce: Note on the Peoples of Burma in the 12th-13th Century A.D. (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vol. XLII, Part I, 1959, p. 55)

註八：事在唐德宗貞元四年（788），雲南王異牟尋時，亦見通鑑卷233，唐紀49。

註九：李霖燦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 附載各圖。

註一〇：參拙作太清金液神丹經與南海地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3/1）日本山本達郎說亦主張無論國=Prome。見太田常藏：揮、無論、陀洹は就いて（和田、古稀東洋史論叢 p. 223）

Pyū Prū Prome	盤越國	魏、 <u>魚豢魏略</u> (註一一)
	無論國	吳、 <u>萬震南州異物志</u> ， <u>晉葛洪神丹經</u> ， <u>通典</u> 。
	剽國	晉、 <u>郭義恭廣志</u>
	剽國	<u>魏宏</u> (完) <u>南中八郡志</u>
	僂越	<u>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u>
	磐起	宋、 <u>范曄後漢書</u>
	槃越	唐、 <u>姚思廉梁書</u>
	驃國	唐、 <u>樊綽蠻書</u> ， <u>賈耽邊州入四夷道里</u>

二、Kautilya書中之 Cina 及其年代

印度文獻，許多地方提及脂那 (cina)。法苑珠林113 繡譯部云：「梵稱此方，或曰脂那，或曰震旦，或曰眞丹，」最早言及 cina 的書，要算 Kautilya 的國事論 (Arthaśāstra)，其中有云：

Kauseyam (蠶絲) (註一二) cina (脂那-) paṭṭās (絲) ca (及)
cina bhumi (脂那地) jāh (出產)。(chapter XI, 81)

同章79又言及 cina sī 的 skin (織皮)，色爲紅黑或黑而帶白，和 Sāmūra, Sāmūli 的皮，都從 Bāhlava 一地所取得。Bāhlava 爲喜馬拉雅山邊境的國名。由上可知在 Kautilya 書中言及脂那的物產，有絲及織皮二種 (註一三)

大詩聖 Kālidāsa 亦用 cīnāṃśuka (脂那絲衣) 一辭設喻，作爲詞藻 (註一四)

註一一：魚豢，魏郎中。史通正史篇云：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

註一二：玄奘大唐西域記：「僑奢耶者，野蠶絲也。」僑奢耶即 Kauśeya 的譯音，可參 Pāṇini 書 IV. 3. 42. 見 V.S. Agrawala: India as known to Pāṇini p. 167.

註一三：Arthaśāstra, 據 R. Shamasastry 的譯註本，此數句英譯云 “The fabrics known as kauś aya, silk-cloth and chinapaṭṭa, fabrics, of China manufacture.” 1961, Mysore, p. 83. 同章79譯文見上書 p. 83.

註一四：此詩見 Abhijñānasākuntalam 31, 據 M.R. Kale 校本，原句英譯云：“Forward moves my body backward runs the restless heart, like the China-silk cloth of banner borne against the wind. (Bombay, 1961, p. 55) 茲試譯爲漢詩如下：「進移我體兮，退馳我不止之心。如脂那絲衣之旃施兮，迎風而飄舉。」(說文段注：旃施，旗貌。上林賦作旃旒，張揖曰：猶阿那也。)

在 Manusmṛti 法典 X, 44 中, 以脂那 (cīnas) 人與希臘人 (Yavanā) 塞種 (Sakās) 人及印度境內之異種民族, 若 Oḍra, Dravidās, Kāmbōjā Kirātā等並列, 其律曰: 「以其忽於神聖祭祀, 不得與於婆羅門之列, 此輩常服兵役, 已漸由刹帝利 (Kṣatriya) 而淪為賤民 (Vṛṣala)」(註一五)

兩大史詩皆言及脂那, 在大戰書 (Mahābhārata) 中, 所見尤為頻數(註一六)脂那 (Cīna) 人每與 Kirātās 同時出見, 被目為蠻族, 其人蓋為 Prāgyotisā (在今阿薩姆) 王 Bhagadatta 之軍隊。在 Sabbāparvan 書26,9載是王為 Kirātās 及 Cīnas人與無數居于海濱之兵士所圍繞。同書謂 Cīna人及羣夷住於林中, 與 Himalayam (喜馬拉雅) 人 Haimavatas人 Nipas (尼泊爾) 人最為親近。在 Bhiṣmaparvan 書V, 亦謂 Bhagadatta 王之軍士有黃種之 Kirātās 及 Cīnas 人。在 Vanaparvan 書中, 據謂 Paṇḍava 兄弟越過 Cīna 國, 以其牛車經艱阻之希馬拉雅山 (Himalaya —雪山) 地, Badri 之北而抵 Kirātā 王 Subāhu 之區域。Kirātās 者, 為印度蒙古人種居于藏緬交界希馬拉雅山與印度東部地帶之狩獵民族。Kirātā 一字乃源於 Kirānti 或 Kirati, 實為東尼泊爾種人之名稱。(註一七) 他們有自己的文字, 在漢譯的方廣大莊嚴經稱為闍羅多書 (梵言 Kirātā-lipi)

Virapuruṣadatta之Nāgārjunikoṇḍā 碑文亦稱 Cīna 位於 Himalayas, 在 Kirātā 之側。據巴利文史料 Mahāvamsa XII, 6, Haimavatās (即Himalaya) 地相當於西藏或尼泊爾, 故其人與 Cīna 人甚接近, 印度史詩中所言之 Cīna, 其地正在藏緬交界之印度東部, 由此可至華界。

Ramayana 史頌在臚列各國族名中, Cīna 之外, 又有 apara-cīna 一名, 可說是‘外脂那’, 似乎已認識中國版圖之廣, 故分為內外脂那, (註一八)

註一五: Vṛṣala 義為 mean fellow, 後來稱為 Sūdra, 印度之第四階級, 此據 Nārāṇa 校訂本, The manusmṛti p. 434, 1946. Bombay. o

註一六: 大戰書可參Pratap Chaudra Roy之英譯本, Calcutta. 書中言及 Cīna 人者, 略舉如次 vol. I p. 403, V. II p. 64, p. 115, p. 118, V. III p. 378, V. IV p. 32, p. 165, p. 182. V. V p. 24 V. VII p. 146 V. X p. 499. 重要資料, 可看 Pūrvavideha文 p. 101-104.

註一七: 見 S.K. Chatterji, Kirātā-jana-kṛti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agale (Letters) vol. XVI 1953 p. 169.

註一八: 此據 Hippolyte Fanche 之法文譯本 Ramayana p. 285

印度極東部 Assam (註一九) 地方，在史詩及古事紀 (Purāṇas) ，其原始住民即是 Niṣādas 、 Kirātas; Cīnas 通常被稱爲 Mlecchas 和 Asūras 。他們操着一種蒙語系的印度支那語。在古 Assam 的軍隊裏有 Cīna 人，史詩記載至爲詳悉。Assam 與不丹國毗鄰，史詩時代稱爲 Prāgyotisa，在詩人 Kālidāsa 作品中稱爲 Kāmarūpa 。(即蠻書中之箇沒盧國) 。

Assam 地區，唐時有大秦婆羅門國。蠻書十云：

大秦婆羅門國界永昌北，與彌諾國江西正東。

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又西渡大嶺，至天竺北界箇沒盧國。

(註二〇)

御覽789 引南夷志云：

小婆羅門國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按南夷志即蠻書別名)

此婆羅門國(註二一)與雲南永昌接壤，又近 Kāmarūpa，(今 Gauhati 地) 地正在 Assam 間。這一地區，印度史詩所載，即 Cīna 人居住之所，秦即 Cīna，唐人習慣稱呼中國帝京曰摩訶脂那(註二二)，在秦之前冠以大字，摩訶脂那義即大秦。蠻書稱此地名大秦婆羅門，以梵語書之，猶言 *Mahā Cīna Brahman*，以史詩時代原屬 Cīna 人所居故也。

梵文地理文獻有 *Ṣaṭpañcāśaddeśavibhāga* 殘卷，凡記五十六國，在印度邊境有 Cīna 及 Mahā Cīna 兩地名，據 D.C. Sircar 氏研究，Cīna-deśa 位於希馬拉雅北部 Mānaseśa 之南東，Mahā-Cīna 則從 Kailāsa-giri (山名，在希馬拉雅山脈) Sarayu 河(今 Ghogra) 遠至 Moṅga (蒙古)，則指中國本部(註二三)又引 Abul Fazl 的 *Ain-i-Akbari* 說，緬甸都城的 Pegu [白古] 亦稱曰 Cheen，以證 Cīna 可能包括緬甸之地。按蠻書記

註一九：Sahitya Akademi: History of Assamese Literature (p. 1-2) 謂 Assam 之名起於十三世紀，Assam 古文作 Acham = a + cham, cham 字義爲 to be vanquished (征服)，故 Acham 的意思是 peerless 或 unequalled，猶言無敵，無比。參 B. K. Barua: Early Geography of Assam, Nowgong, 1951.

註二〇：向達蠻書校注疑大秦婆羅門國的「秦」字爲衍文。

註二一：參 A. Christe: 大秦婆羅門國 (B.S.O.A.S. vol. 20, 1957, p. 160)

註二二：贊寧宋高僧傳，廣州制止寺極量傳自注云：「印度俗呼廣府爲支那，名帝京爲摩訶支那也。」

註二三：D.C. Sircar: Studies in the Geography of Ancient & Medieval India, 1960.

西渡彌諾江，便到大秦婆羅門國，彌諾江 (R. Miro) 即緬甸的 Chindwin。Chindwin 的意思是 Hole of the Chins。Chins 爲緬甸民族的一支，係緬人專指居於緬甸與 Assam 間一帶區域的人民。據 G.H. Luce 調查 Chin Hill 山地的語言，謂 Chins 與 Chindwin 之名，始見於十三世紀的蒲甘碑銘，又云 Chin 是緬甸字，義爲 fellow, companion, friend。今按 Chin 的音義，與漢語「親」字完全相同，又 Chin 語中借字如 Skin 音 pé。當即漢語之「皮」，足見 Chin 地語言，自昔即與漢語有密切關係。

(註二四)

Chin 人自稱爲 Lai (註二五)。這一地區與永昌郡爲鄰，漢時可能屬於哀牢國範圍。「哀牢部落甚繁，在在有之，皆號曰『牢』」。(註二六)故疑 Lai 爲牢的音變。而 Cheen, Chin 也許是「秦」，雖 Chin 一名在碑銘上出現較晚，但必有其遠源。又據郭義恭廣志稱剽國有白桐木，後漢書哀牢傳亦言永昌出桐木，永昌與緬甸接壤，所以印度文獻中的 Cina，似可兼指漢時的永昌郡而言。

Cina 一字所代表的意義，向來被認爲是「秦」的對音。B. Laufer 輩却持異議，伯希和和他們辨駁，指出 Martini 的舊說，以 Cina 指「秦」最爲可據，又引用佛典後漢錄報恩經譯支那爲秦地，及漢書顏師古注，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等例，以爲佐證。(註二七)一九六三年，我在印度 Poona 的 Bhandarkar 研究所，見印人 Manomohan Ghosh 君發表「支那名稱稽古」一文，重新討論這一問題，認爲 Cina 自當指「秦」無疑。惟始皇帝統一只三十三年，而秦立國甚早，故梵文 Cina 一字不會遲過 625 B. C. (註二八)惜彼於中國史事，僅據馬伯樂的古代中國一書，所

註二四：G.H. Luce: Chin Hills-Linguistic Tour. 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vol. XLII, 1959.

註二五：姚杞 G.E. Harvey 緬甸史導言註四：

註二六：松本信廣：哀牢夷の所屬は就いて引阮藤輿地志。

註二七：Laufer 文見 1912 年 通報 p. 719-726. Pelliot 說見 交廣印度兩道考中支那名稱之起源，列出其他異說，如 Von Richtfon, Cina 爲日南，Lacouperie 以 Cina 對滇，而讀滇爲真，均不可從。Pelliot 又有一文，馮承鈞譯出，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p. 41-55。B. Laufer 後於 Sino-Iranica p. 588 The Name China 章，對波斯古文字所見 China 一名，及中國古代與希臘關係之事，有詳細討論。惟主張秦字漢音 initial 當爲 dʒ，始與伊蘭語無聲腭音 (palatal) 之 d 可以對音。

註二八：M. Ghosh: Origin and Antiquity of the Sanskrit word Cina as the Name of China. (Annual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 XLII, 1961, Poona.) 可參陳登原國史舊聞 v. 10 「秦與支那」。

知至爲貧乏。

佛典 Mahāvastu 中列舉世界各種文字，第十五爲 Cīna，第十六爲 Hūna (匈奴)。四世紀初西晉法護譯的普曜經 (Lalitavistara)，其中太子答師問有六十四種異書(註二九)其第二十爲秦書，第二十一爲匈奴書。(大正3, p.498) 秦書梵文卽是 Cīna-lipi。七世紀唐地婆訶羅譯是經稱爲方廣大莊嚴經，共六十五種書，其第十九爲支那書，二十爲護那書；支那爲秦，護那則爲匈奴，這是唐時人的音譯。但西晉時却稱之曰秦，可見 Cīna 正是秦的對音，Professor V. G. Paranjpe 在他的 Kālidasa 詩劇選本導言中，論及 Kālidasa 詩中出見 Cīna 一名，乃謂 The name is probably to be derived from the word Ta Tsin (大秦)。但我們看西晉法護所譯六十四種書中，其第七爲大秦書，和第二十的秦書，截然分開，(唐譯則第七爲葉半尼書，卽 Yāvanī，乃指希臘文。)可見普曜經的作者，對於秦(=cīna)與大秦，分別十分清楚。Prof. Paranjpe之說非是。普曜經三國時已有蜀譯本，其書東漢末已流入中國了。

大戰史詩及Manu 法典的著作年代相當晚出，故 Cīna 一名之出現，自以 Kauṭalya 之書爲最早。Kauṭalya 的時代，向來不能十分確定，據 Damodar Dharmanand Kosambi 說：Cīna (Chin) was the name of a kingdom centuries earlier, which controlled the land trade-route to India, and traded in silk. (註三〇) 但彼不知此 Chin 究爲何國。近年 Romila Thapar 專研究阿育王及印度孔雀王朝的歷史，在他所著 The date of the Arthaśāstra 云：(註三一)

that the Arthaśāstra was originally written by Kauṭalya, the Minister of Candragupta.

The original text was written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century B.C.

他又說：

The cīna of the term cīnapaṭṭa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refer to the Ch'in empire, (秦)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later than the Mauryan empire.

註二九：關於六十四種書異名，可參山田龍城：梵語佛典の諸文獻 p. 10-11.

註三〇：Kosamb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p. 202.

註三一：R. Thapar: Aśoka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auryas 1961, 附錄一

按司馬錯滅蜀，在秦惠王時(316 B.C.)。是時蜀已歸秦，故蜀產之布，自可被目爲秦布，故得以 Cina-patta 稱之。至張騫使西域時，秦王朝已爲漢所代替，故秦布一名，不復存在。國事論撰成於公元前四世紀，是時周室已東遷，秦襄公盡取周岐之地，至秦穆公稱霸西戎，在西北邊裔民族的心目中只有秦，故以秦爲中國的代稱。以此推知中印之交往，早在國事論成書之前。

Cina一名，唐以後東南亞印度化的國家，亦習慣用來稱呼中國。見於碑刻者，像十世紀 Khmer 碑言及“Cina 之境，與柬埔寨相接(註三二)此處之Cina，乃指南詔。又錫蘭十至十一世紀在 Anurādhapura 之 Abhayagiri 廟中發見碑銘(註三三)有云：Jina-rajās (脂那大王) 及 Prādat sa jina-dūtasya navam” (以船獻與脂那使者) 等語，是時之脂那，應指宋主。

三、氐、蜀、細布與哀牢桐花布

國事論所記又有 Cina 所出之皮。大戰書中言及贈以鹿皮千，購自 Cina。(vol. IV, p. 182)

按古梁州產織皮，見於禹貢，說者謂即縑之屬。四川的氐，亦很有名，屢見於記載。說文：「紕，氐人屬也。」纂文：「紕，氐屬也。」周書王會伊尹四方獻令：「正西……以丹青白旄紕屬爲獻。」梁州的織皮，氐屬之紕，自在其列。後漢書西南夷傳，記汶山郡冉駹夷云：「其人能作旄氈斑屬青頓髦羊羖(華陽國志作羖)之屬。」髦字即紕，羌人及藏族使用的氈皮之屬，即是此類。在說文書中，紕、縑、與緋三字列爲一組，都是氐人的出產。

說文：「緋，氐人殊縷布也。」

華陽國志：「武都郡有氐人殊縷布者，蓋殊其色而相間織之。」

魏略西戎傳：「氐人……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三國志魏志注引)

這種用不同顏色相間織成的絳布，其名曰緋。所謂縷者，縷絲將四五根絲綰在一起，

註三二：原見 G. Coedès, L'inscription de Baksei Chamkron (J.A. 1909) 茲據 Jean Rispond: Contribution à la géographie Historique de la Haute Birmanie文中引用。(Essays offered to G. H. Luce, vol. I.)

註三三：見 S. Paranavitana: Ceylon and Sri Vijaya, Essays offered to G.H. Luce. vol. I p. 205.

合爲一縷曰糸，二糸再合成一縷曰絲。（說文繫傳系字）氏人殊縷布之絁，有他們的特殊織造方法，且加以練染，配上顏色，故很出名。氏居武都郡，在蜀的北部，氏人的絁當然亦是蜀布的一種。

張騫在大夏所見的蜀布，據顏師古注，引服虔云：「布，細布也。」蜀地的細布，漢人所記，又有縁、縵、縵等名目。

說文：「縁，蜀細布也。从糸彗聲。」一切經音義8引說文：「縁，蜀白細布也。」多一白字。

御覽820引說文：「縵，蜀布也。」

說文：「縵，細布也。」字又作縵，字从麻。淮南子齊俗訓：「弱縵羅紈」

高誘注：「弱縵，細布。」

縵是細布的通名，而縁則是蜀細布的專名。張騫所見的蜀布，如是細布，當即是縁。漢時人又稱蜀布爲黃潤。

司馬相如凡將篇：「黃潤織美宜制褱。」

揚雄蜀都賦：「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紆縵縵縵，縵緣廬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縵繭成枉。……筒中黃潤，一端數重。」（古文苑章樞注：蜀錦名件不一，此其尤奇者。）

左思蜀都賦：「黃潤比筒。」文選劉逵注：「黃潤謂筒中細布也。」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黃潤細粉，皆納貢之物。」

又蜀志：「蜀郡安漢上下朱色，出好麻黃潤細布。有姜筒盛。」

所謂細布，是指十升以上的細薄布。凡八十縷叫作一升，升亦曰縷或稷。漢代最細密的布可達三十升，即 $30 \times 80 = 2400$ 縷。這種細布，可用以製弁冕。長沙出土的楚國麻布，經專家鑒定爲平紋組織，每平方厘米經線28縷，緯線24縷，細度超過15升。漢蜀地的細布，究有若干升，尙待研究。據揚雄賦，西漢蜀地紡織業的發達，蜀錦名件的繁多，尤爲特色。（註三四）

漢代哀牢地方亦出細布。後漢書哀牢傳云：

註三四：楚麻布見長沙發掘報告。蜀布遺物唐代文書像吐魯番所出，有記著來自四川的絲織品，如「益州半臂」、「梓州小練」等名目，見日本正倉院寶物，染織下圖版33、34。

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毼、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污。

御覽 786 哀牢下引樂資九州記（高似孫史略：資，晉著作郎，有春秋後傳。）：

哀牢人皆僂耳穿鼻，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綵文繡。有蘭干細布。（原注僂言紆也。）織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地出……水精、瑠璃、軻蟲、蚌珠……。

文與范蔚宗書相同。御覽 820 布下引華嶠後漢書云：

哀牢夷知染綵細布，織成文章，如綾絹。有梧木華，績以爲布。……

與九州記相同。（註三五）桐華布亦作檀華布。文選左思蜀都賦云：

布有檀華，麴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于番禺之鄉。

劉逵注云：「檀華者樹名檀，其花柔毳，可績爲布，出永昌郡。」郭義恭廣志、常璩華陽國志稱述尤多，見於御覽徵引者。

廣志：黑焚濮，在永昌西南山居。……婦人以幅巾爲裙，或以貫頭。……其境出白蹄牛犀象武魄金、銅（一作桐）華布。（御覽 791 引）

又：木棉濮，土有木棉樹，多葉。又房甚繁，房中繩如蠶所作，其大如捲。

（御覽 791 引）

又：梧桐有白者，剽國有白桐木，其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御覽

956 桐下引）

又：木緜樹，赤華，爲房甚繁。……出交州永昌。（御覽 960 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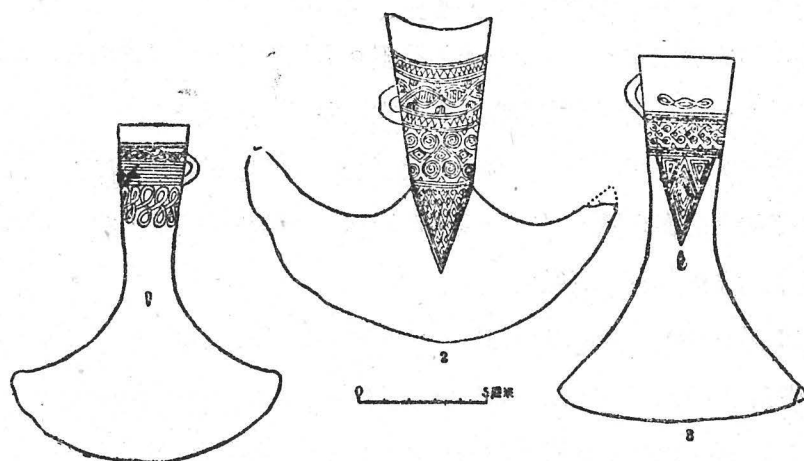
華陽國志：益州有梧桐木，其華綵如絲，人績以爲布，名曰華布（御覽 956 「桐」下引）

又：永昌郡博南縣：出「檀」花布。

劉逵之說同於郭義恭，謂檀（桐）華出於永昌郡，而廣志所記則永昌附近諸濮及剽國皆產之，即哀牢的地區。哀牢人能養蠶，而且曉得練染，其出名蘭干細布，乃指古代僚

註三五：參藤田豐八：古代華人關於棉花布之知識（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p. 450）清徐正燮癸巳類稿卷十四木棉考，已極詳盡。一般認爲波斯漚植棉歷史最早，東傳入亞洲。或謂梧桐即 Kutun 的音譯。梧桐木、檀木意指棉株。

族語的紵，樂資、常璩都有此說。以苧麻 (*Boehmeria nivea*) [織成的東西名曰紵，纖維長而細，韌性甚強，極適宜用作衣著原料。哀牢的桐布，特出的地方是「幅廣五尺。」說文：「幅，布帛廣也。」敦煌出土漢代任城亢父所製的殘縑，上面寫着「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漢書食貨志上：「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鄭玄注禮記說：「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這是漢代布帛的通例。(註三六)而哀牢的桐布，幅廣五尺，濶度倍之，其織造技術，良有足稱。我們看雲南晉寧山出土銅鉞和銅戈的紋飾一類複雜的圖案，很像織錦一般。(見附圖一)漢初以來，滇地的織造工藝已有相當的造詣。



銅斧鉞(1,2.I式,3.I式)紋飾

附圖一 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鉞和銅戈

哀牢的織造物，有罽毼、帛疊、蘭干、細布等，桐華布只是其中的一種。晉樂資謂其俗桐華布先以覆亡人。藤田豐八曾取東晉之佛說泥洹經及河水注引支僧載外國事，佛涅槃後，以新白縑(泥洹經作新劫波=吉貝)裹佛纏身一事以說之。(註三七)謂爲佛在世時的印度風俗。若然，則哀牢在漢時已受到印度文化的濡染了。又帛疊一名，應是 paṭṭa 的音譯。根據方國瑜的看法，蜀布即後漢書哀牢傳之帛疊，問題在何以會稱之爲蜀布，他說：這是由於漢初蜀賈們從哀牢區購出，然後販運往各地，人只知爲蜀

註三六：孫毓棠：戰國秦漢時代紡織技術的進步（歷史研究，1963，3）

註三七：參松本信廣：木綿の古名について（東亞民族文化論考 p. 659）史記貨殖傳有楊布一名注引漢書音義云：「白疊也。」此爲最早之紀載。高昌稱細棉曰白疊子（梁書五十四）。近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文書有「疊布袋」的記錄。參沙比提從考古資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種植和紡織（文物，1973，10）

賈所賣，故稱之爲蜀布。^(註三八)其實四川自昔即以產布出名，西漢時書鹽鐵論本議云「……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自秦惠王并巴中，巴氏納賦，歲戶出幪布八丈二尺，漢興，仍依秦時故事。^(後漢書南蠻傳)說文：「幪，南蠻夷布也。」隸釋馮緄碑：「南征五溪蠻夷……收逋賔布卅萬匹。」這是徵收夷布的一項重要紀錄。巴地的幪布、賔布、氏人之紕，蜀細布之縑，都是漢代四川的出產，安知當日不會流到國外？所謂蜀布乃是極廣泛的名詞，後來綿州巴歌亦有「織得絹，二丈五」之句。不必一定是哀牢的白疊。四川麻織業在漢代已極馳名，雲南的紡織技術向來是要向蜀人學習的，蠻書七「自太和三年寇西川，虜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織綾羅也。」這是南詔吸收蜀工經驗的一例。滇地許多東西來自四川，近年雲南發掘漢代鐵器，上面鐫有蜀郡、蜀郡成都等標記，正是從四川輸入的物品。所以漢代的蜀布，自然亦可指蜀郡的細布。

哀牢出產又有銅、鐵、錫、鉛、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瑠璃等物。Schayler van R. Cammanu 氏論及合金白銅之出自永昌一事，認爲乃漢代中、印交通的物證。惟氏頗疑蜀布邛杖乃是賤物，何勞遠販，疑張騫所言不是事實^(註三九)然觀 Cinapaṭṭa 在印度之被珍視，而「秦布」且成爲一美名。則蜀布及永昌細布之遠至印度，自不成問題，無論蜀布之意義，是指蜀地之細布，抑爲永昌之細布，但必經過蜀販之手。魏略言「盤越國，蜀人賈似至焉。」史記大宛傳云：「蜀賈茲出」。梁書中天竺國：「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諸夷傳)是蜀之商賈，足跡遠至緬甸，遂及中亞；印度東部爲必經之地，事至明顯。

常璩南中志記漢武時通博南山，度蘭倉水、瀘溪、取哀牢夷地，置犂唐、不韋二縣。行人作歌云：「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班固東都賦云：「遂綏哀牢，開永昌。」李善注引東觀漢記云：「以益州徼外哀牢率眾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也。」後漢書哀牢傳：「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又同書郡國志：「永昌郡犂唐縣下引古今注云：永平

註三八：尤中：漢晉時期的西南夷文中引方氏說（歷史研究，1957，12，p. 25）

又方國瑜：雲南與印度緬甸之古代交通。（西南邊疆12）

註三九：S. Van R. Cammanu,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inese contacts with Indi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Sinologica, (Switzerland) vol. 5, No. 1, 1956.

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雋唐。」郡國志永昌郡八城爲不韋、雋唐、比蘇、牂榆、邪龍、雲南、哀牢、博南。有戶231,897，口1,897,344。八城人口近二百萬。華陽國志稱永昌郡內有僂越之民。產於永昌之桐木，廣志謂出於剽國，常璩且曰身毒卽永昌。蓋雲南與緬甸及阿薩姆一帶，地相毗接，民復雜居，漢晉以來，載事之書，遂亦混淆，可以互指。漢時永昌太守幾乎都是巴蜀人士（華陽國志所記太守，蜀郡鄭純，其後有蜀郡張化、常員，巴郡沈稚、黎彪。蜀章武時太守爲蜀郡王伉。）第一部西南夷史籍哀牢傳，作者楊終，是蜀郡成都人。（終字子山，永元十二年拜郎中。論衡佚文篇：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嘗刪太史公書。）作華陽國志的常璩，亦是蜀郡人。漢代雲南的統治階層多爲蜀人，故蜀人對於雲南的智識，特爲豐富，域外地理，可能出於蜀賈報導。蜀郡漢時治成都，成都人口和首都長安相等。據食貨志，成都在西漢末年，爲全國五大商業都市之一，王莽以爲西市，貿易之盛，當然與域外有密切的交通關係，可想而知。

四、雜論中、印、緬古代交通

以物產論，中、印古代交通，尙有可得而言者。印度一向被誤認爲米的原產地，然後傳入中國，許多植物史家，多如是說。可是一般認爲梵語稻字 *vrihi* 最初出現於阿闍婆吠陀（*Athavaveda*）時代甚晚。據近年考古發掘智識，華北在仰韶期已種稻。印度最早種稻的考古學資料，只相當於中國史前晚期的吳興錢山漾與杭州水田畝（註四〇）故中國稻米的種植，實早於印度。近歲雲南劍川海門口戰國初期遺址，據說有四處發現穀物帶芒的稻、麥、稗穗及小粟殼，（參拙作西南文化）可見洱海附近的居民，很早就從事種植了。又梵文小米一名是 *Cinaka* 或 *Cinna*，孟加拉語小米的異名是 *Bhutta*，反映著傳自不丹國。印度小米的命名，或謂卽表示由脂那傳入。梵語桃稱「至那你」= *Cinani*（義爲脂那持來）。梨稱「至那羅闍弗咀邏」，*Cina-rājāputra*（義爲脂那

註四〇：N.I. Vavilov: *Phytogeographic basis of plant Breeding in Bot. Chron.* vol. 15, p. 29，：Even though tropical India may stand second to China in the number of species, its rice, which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但近年所得考古資料，已否定此說，詳何炳棣：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 p. 147。按印度梨俱吠陀中 *ánna* 指熟米 (*cooked rice*) 見 R.L. Turner 之 *Indo-Aryan Languages* 395。則「米」非始見於阿闍婆吠陀，仍須詳考。

王子)。雖然近年的研究，知道桃和梨原爲印度的土產，但玄奘西域記中卷四至那僕底國（玄奘自註此名唐言漢封）所載，唐時有此二物譯名，係由漢土移植之傳說。所謂「至那」即是 Cina。（參看足立喜六 大唐西域記研究 p.300）

A.H. Dani 氏在 *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of Eastern India* 書中，指出有肩石鏃及尖柄磨製石斧，在印度東部分佈的情況，前者似由華南沿海，以達阿薩姆、孟加拉，後者乃由四川雲南經緬甸以至阿薩姆等地。這說明在史前時代，中國與東部印度地區已有密切的交往。

以海道論，巴利文那先比丘經（Milindapañha）記彌鄰陀王（希臘名 Menandros, B. C. 125-95）和龍軍（Nāgasana）和尚問答，龍軍曾舉一個例說到運貨船遠至支那等地，（註四一）這是公元前一世紀的事情。一九六三年我到過南印度 Mysore，得悉該地曾出土中國古錢，地點在 Candravalli 地方，據印人考古報告，最古漢錢爲138 B.C. 卽西漢時代，這可與漢書地理志王莽於元始間與黃支國海上交通之記錄，互相印證。（註四二）

東漢時 揮國王 雍由調受安帝封，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見後漢書西南夷傳）按雲南晉寧石寨山發見滇王印章，則揮國之有印，諒無疑問。揮族至一二二九年，建阿洪（Ahom）王國於東印度之阿薩姆（Assam），勢力及于頓遜（Tenasserin）。一二九四年襲 Arakan 北部，廣及全緬，代蒲甘國爲王，統治阿瓦（Ava）凡二百年。但當東漢時，已受漢封。

至於緬甸與 Assam 之關係，後來史事，值得敘述者，如上述之阿洪揮邦國境，沿雅魯藏布江而伸展，緬王 孟隕（Bodawpaya）于1816年間，緬軍兩度進入阿薩姆境，故八莫附近，有五百 Assam 僑民。而 Assam 境內之 Lakhimpur 及 Sihsagar 兩縣，至今尚有緬甸村落。（註四三）

註四一：此巴利文資料據季羨林書 p. 167. 參 P. Demieville: Les Versions Chinoises du Milindapañha, BEFEO, XXIV, Hanoi. 1924,

註四二：參 Mysore Archaeological Report, 1910, p. 44. 又 A Chinese coin from Sirpur 見 J.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1956, vol. XVIII, p. 66. Nilakanta Sastri 在他的 A History of South India, :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India by sea as early as the second Century B.C. is attested to by the record of Chinese embassy to Kānchi（黃支）and the discovery of a Chinese coin of about the same date from Chandravalli in Mysore. (1958, p. 27) 。可參藤田豐八：前漢時代西南海上交通紀錄。

註四三：見 Harvey緬甸史第七章註218引 E. A. Gait 之 A History of Assam.

後漢書哀牢夷傳記永元六年 (A.D. 94) 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 (官本作慕) 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夏光南中緬印交通史云：「上緬甸太公城發現古碑銘，年代爲西元四十六年，並有梵文，誌太公爲訶斯帝那補羅 (Hastinapura 卽 Delhi) 移民所建。故方國瑜氏以爲敦忍乙係太公城 (Tagaung) 附近舊蒲甘王國之王名。(註四四)按敦忍乙一名他處無徵，莫由比對。據 G. E. Harvey 緬甸史第一章註74謂一八九四年 Führer 考證，稱其曾在太公發現一石版，上鐫年月爲西元四一六年，並有梵文碑銘。又謂此碑未曾公開發表，是不甚可信，且係西元 416 年，夏氏誤爲西元 46 年，應正。

緬文碑銘，最古者可上溯至 1053 年，爲阿奴律陀 (Anawratha) 征克直通之後一年。(見 1913 年碑銘彙輯) 字體爲得楞文 (Telingana) 之一種(註四五)。G. H. Luce 謂驃國碑銘有三：存於蒲甘者，一爲自 Halingyi 移至 Shwebo 縣之殘片，爲七世紀蒲甘國以前物。一爲 Myazedi 寶塔石柱碑銘建於 1113 年 A. D.，(當北宋政和三年 1115 年，蒲甘曾入貢南詔，見南詔野史) 爲開辛他 (Kyanzitha) 王晚歲所立。(註四六)一在蒲甘博物院內，碑具兩面，一爲驃文，一爲漢文，年代約爲 1287 至 1298 之間。時元蒙古相答吾兒 (Asān-tāmūr) 已占領蒲甘矣。(註四七) Luce 氏近著 Old Burma-Early Pagan 三巨冊，現已問世，關於蒲甘興起歷史，論述至爲詳盡。謂七世紀 Sri Kṣetra，Pyu Script，乃取自西印度之北 Canarese 文。(p. 96) 其所引漢籍，止溯至嶺外代答及諸蕃志，間涉及蠻書，未能遠稽華陽國志等資料。

宋趙汝适諸蕃志蒲甘國條稱其「國有諸葛武侯廟。皇朝景德元年來貢。」作者於一九六三年遊蒲甘國 (Pagan)，未聞其地有武侯祠。在 Nyaug-u 地方，曾瞻仰 Kyanzitha 王 (1084—1112) 所建之 Nathtaung 廟，廟爲磚砌成，壁間繪有蒙古貴族及武士，蓋元兵於一二八七年曾據此城。又憑弔蒲甘末帝 Narathihapate (1254—87) 於一二八四年落成費時六載所建之 Mingalazedi 塔。(帝於至元二十二年 (1285) 詣雲南納款乞降。) 又在緬北孟德勒見華人所建之觀音寺，有道光二十三年 (1850) 匾額，題曰「漢

註四四：夏光南書 p.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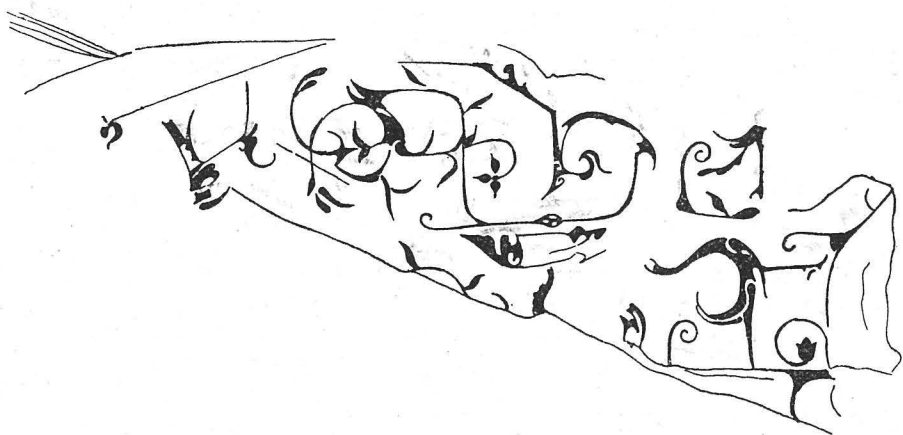
註四五：見 Harvey 緬甸史，姚譯本 p. 14 及 p. 36.

註四六：摩耶齊提柱銘已譯成漢文，見姚柄譯緬甸史，p. 47

驃文碑詳 A.H. Dani: Indian Palaeography p. 241-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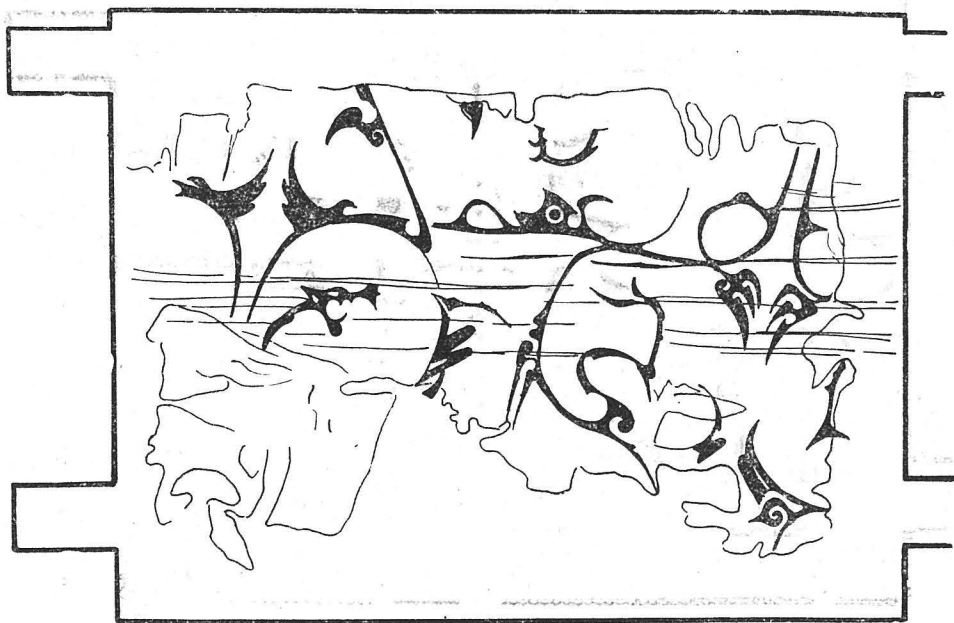
註四七：Chen Yi-sein: The Chinese Inscription at Pagan (BBHC vol. I, ii, 1960. p. 153.)

朝商賈熏沐敬獻」。復有咸豐四年(1854)甲寅「華藏莊嚴」匾，據廟祝云：有老尼自滇騰衝來此始建廟宇。此處有雲南同鄉會，華人爲數不少。印滇緬交界地方，人民雜居，由來已久，我人可想像東漢時永昌郡內僛越、身毒羣居之情形。或謂常璩所言之身毒，即指阿拉干民族(Arakanese)，尙乏明證。(註四八)



附圖二A 長沙：木榔墓外棺東向檔板上刺繡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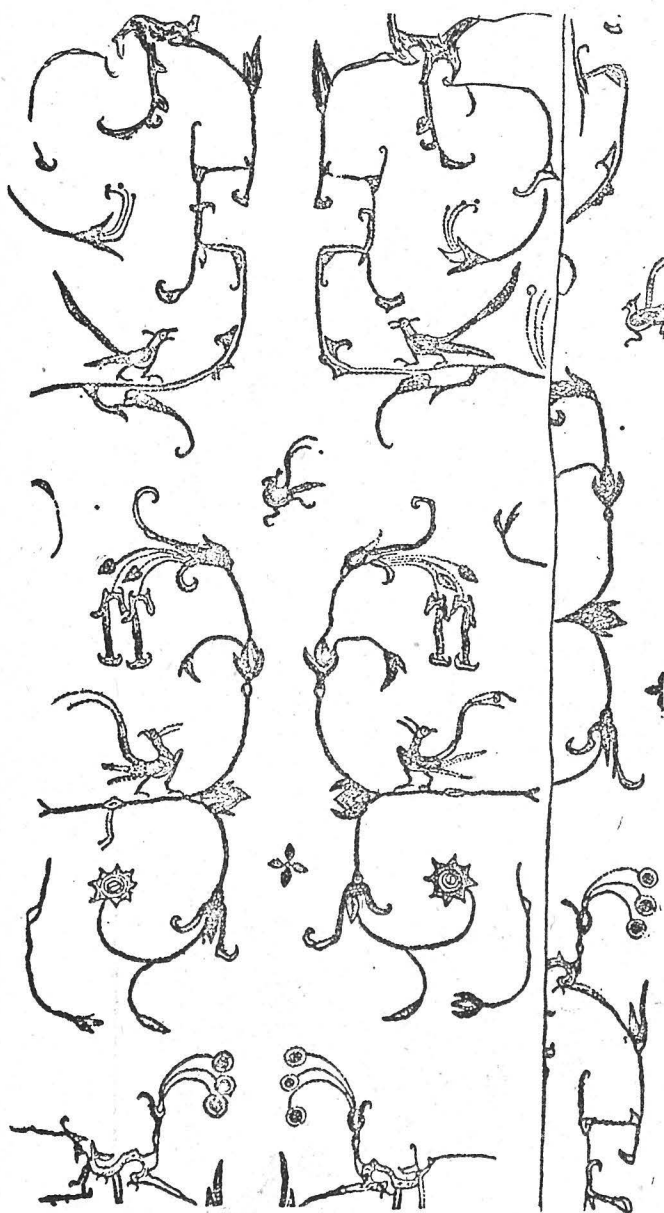
或疑蜀布傳至大夏，道途遼遠，恐無可能。然以近年考古所得資料而論，如長沙木榔墓出土刺繡二件，粘在外棺內壁東端及南壁板上，作連環狀的龍鳳圖案，(圖二)



附圖二B 長沙：外棺南向壁板上刺繡摹本

註四八：夏光南說，中印緬交通史 p. 22

與蘇聯西伯利亞烏拉干河流域公元前五世紀的巴澤雷克五號墓所出刺繡，作風相同，



(註四九) 見附圖三。雲南石寨山發見之銀帶鈎，鑲嵌綠松石珠飾，爲西漢遺物，紋飾作翼虎握樹，與內蒙古之漢帶鈎相同。說者舉出漢將軍郭昌，曾駐朔方，後至昆明，作爲佐證。(註五〇)

鳳凰連螭的圖案，在楚墓的漆匱，時常見到，長沙出土的繡緞，原產地可能出自楚國，但在春秋時代却已輸入阿爾泰族區域，在古代屬於北狄的地帶；而內蒙古式樣的帶鈎，在西漢時，遠道輸入滇池。可以看出南北與域外交通的情形，以此例彼，蜀布的輸入大夏，自然不成問題了。

附圖三 西伯利亞巴澤雷克第5號墓出土的刺繡花紋結構

註四九：高至喜、長沙烈士公園3號木槨墓清理簡報，又魯金：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考古學報(1957第2期)

註五〇：參 E.C. Bunker: The Tien Culture and some aspects of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Dong-son Culture. 圖17,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 II.

補記

沙畹於魏略西戎傳箋注（通報1905）「盤越國下與益部相近」句下云：「益部疑爲益郡之訛。」（馮譯本p.97）按續漢郡國志，永昌郡爲屬益州刺史部十二郡國之一，原文作「益部」無誤。

岑仲勉於上古中印交通考「盤越」條，主丁謙、張星烺說，而以盤越爲 Pun (dra) vard (dhana) = 西域記之「奔那伐彈那」之略譯（西周社會制度問題附錄二，p.174），但從對音立說，又未徵引華陽國志細加比勘，說不可從。茲仍依沙畹說，定此盤越國應在今之阿薩密（Assam）與緬甸之間。

日本杉本直治郎著魏略に見えたる盤越國（東方學29），又以盤越國爲越の盤の國，謂盤卽 Brahṃā 之音譯 = 梵 = 婆羅門，猶言 Brahṃādesā，盤之國，猶言梵土，即指身毒之地，以其地久已梵化。然割裂「越」字，於對音未甚吻合。

杉本氏又著西南異方志與南中八郡志一文（東洋學報47, 3, 1964），蓋已先我著論，彼對南中八郡志成書年代，據御覽 813引銀窟條，有「劉禪亡破以來」之語，定其書爲泰始初之作，蓋本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之說，仍未稽及張氏古方志考。余則據劉逵年代，定其成書當在梁王彤、趙王倫以前。知南中志爲晉初史書，彼此意見均合。故驃國之名，在晉初實已出現，可無疑問。按唐會要 100 驃國條云：「魏晉間有著西南異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者云：『永昌、古哀牢國也。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驃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然無見史傳者。』今聞南詔異牟歸附心慕之，乃因南詔重譯，遣子朝貢。」云云，（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77 驃國文同。）則王溥早已確定南中八郡志爲魏晉間書，左思三都賦序所稱：「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此卽太冲所引用方志之一種也。伯希和謂御覽 177 引魏晉人西南異方志及南中八郡志，實則出於唐會要。杉村指出所謂「太平御覽卷一七七」應是「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七」之誤，其說是也。

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船

近年西北新疆地帶，考古發見之資料甚夥，對於絲路在漢唐以來交通情形，已有豐富實物可為證明，世所共悉。如高昌縣殘紙有「在弓月舉取二百七十五匹絹向龜（茲）」之語，（文物 1972.3）尤覺有趣。

沙畹于西突厥史料中云：「絲路有陸、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通印度諸港之海道，以婆廬羯泚（Broach 據馮承鈞譯本採用義淨大孔雀呪王經譯名。）為要港。又稱羅馬 Justin II 謀與印度諸港通市，而不經由波斯，曾於531（梁中大通三年）年遣使至阿剌伯西南 Yémen 與 Himyarites 人約，命其往印度購絲，而轉售之于羅馬人，緣其地常有舟航至印度。（馮譯本p.167，據註云：見Procopé著de bello Persice, I）從波斯的史料，可看出六朝時候，羅馬與中東國家，對中國絲織品貿易的競爭，而且特別開闢海道作為絲路運輸的航線。

南齊書南蠻傳贊說：「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物積王府。」只言及商舶自遠而至的事。自三國以後，海路交通發達，王室及官吏，掌握特殊的權利，喜歡從事這種厚利的海外貿易，像東晉義陽成王司馬望的孫奇，「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晉書卷卅七宗室）即是較早的例子。南齊書廣陵人荀伯玉傳云：

世祖（齊武帝蕭暕）在東宮，（伯玉）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主衣食官穀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又度絲錦與崑崙船營貨，輒使令防送過南州津。這條極重要。費瑯（Gabriel Ferrand）所作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徵引漢籍四十二條，未嘗及此。（馮承鈞譯及近年陸峻嶺補註本）崑崙船一名，向來止採用唐代的記載，像武后時的王綝傳：「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船，市外區琛琲。」（新唐書卷116王綝傳）又王方慶傳：「廣州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唐書卷八十九）這二事屢見稱引。但從荀伯玉傳，可知南齊時已有崑崙船在海上行走，且以絲錦為主要商品，由皇室的親信兼營這種海上貿易。梁書王僧孺傳：

天監初，……出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貿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僧孺乃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

可見當日海舶與外國賈人交易情形，及蜀貨向來爲人垂涎的程度。越裝之與蜀物，都是與外國互市的物品，才有這樣厚利可圖。越裝的裝，後來亦用作船隻的名稱，如瓊州人的貨船，都叫做裝。（參拙作說鵝及海船的相關問題，民族學集刊 33 期）南齊時候，崑崙舶載絲錦出口，這和羅馬人于 531 年由海路輸入絲物，年代完全符合。中西史事，正可以互相印證。崑崙舶中有黑種的骨倫人充當水手。慧琳一切經音義：「海中大船曰舶。……入水六尺，驅使運載千餘人除貨物，亦曰崑崙舶。運動此船多骨倫爲水匠。」骨倫即崑崙的音轉，人皆知之。慧超往五天竺傳：記波斯國，「亦汎舶漢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錦之類。」則唐時波斯人亦循海道從事絲綢貿易了。日僧元開撰唐大和尚（鑑真）東征記，（天寶八年至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當日船舶之盛，可以概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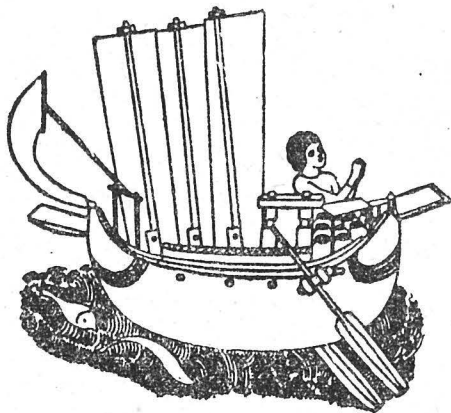
海道的絲路是以廣州爲轉口中心。近可至交州，遠則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亦是一重要據點，近年合浦發掘西漢墓，遺物有人形足的銅盤。而陶器提筩，其上竟有朱書寫着「九真府」的字樣，（考古1972.5）九真爲漢武時置的九真郡，這箇陶筩必是九真郡所製的，而在合浦出土，可見交、廣二地往來的密切。合浦漢以來是采珠的地區，漢書王章傳稱章死獄中，「妻子皆徙合浦。其後王商白成帝，還章妻子故郡。其家采珠，致產數百萬。」梁書諸夷傳：（晉）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于底，得佛光艷。」佛的金身，沈在海底，竟爲采珠人所獲得，中、印海上往來，合浦當然是必經之地。而廣州自來爲眾舶所湊，至德宗貞元間，海舶珍異，始多就安南市易。（通鑑234）

蜀布中細布的黃潤，在漢代很出名，亦作爲貢品。揚雄蜀都賦謂「縣繭成衽……筒中黃潤，一端數重。」它是很精細，而需要盛以筒來保護的。司馬相如的凡將篇且說「黃潤纖美宜制禪。」說文：「禪，衣不重也。」釋名釋衣服：「禪衣，言无里（裏）也。」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單衣三件，極爲纖細精美，即是所謂禪。該墓所出遣策竹簡，有二處言及閏字。一是第二七六號，文云：「瑟一越。閏錦衣一赤掾（緣）」一是第二七七號，文云：「竿一越。閏錦衣，素掾（緣）」其字作閏，王上有一橫筆，釋者謂是黃潤的閏之變體。細布的閏，可以製爲內衣的禪，亦可作樂器竿、瑟的

錦套。馬王堆瑟衣，係以兩重三枚經線提花方法織成圖案。（見該墓報告 p.51圖44）長沙的黃潤細布，是否出自巴、蜀，尚無法證明。但長沙和廣州乃咫尺之地，這樣精美的絲錦，在漢以後一定是外國人採購的目標，成為崑崙舶和越裝經營的貨品，自然不成問題。由於馬王堆墓所出絲織品的繁複及精緻，令人想到楊子雲蜀都賦所描寫的蜀地絲織品質料之美，倍覺可信。難怪羅馬人要開闢海道的絲路輾轉往印度輸入彼土。當日崑崙舶之為海上重要交通工具、從六朝到唐，一直是負起運輸的任務，可想而知。

印度海上船舶形狀，見於 Ajantā 第二石窟所繪者，為六世紀物。（見附圖四）又吳哥窟壁畫所見船舶，圖樣至夥。P. Paris 著 Les Bateaux Des Bas-reliefs Khmèrs, (見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XLI—1941. p. 355-361) 所收圖版，不一而足。Khmer 人之船，即是崑崙舶，此類實物資料，更足珍視。

中、印海上交通，Basham已有詳細討論，茲不復贅。（註五一）



—A ship, c. 6th century, A.D. (From Cave II Ajantā).

附圖四 印度：海上船舶形狀

註五一：參看 A.L. Basham,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p. 226, 'See-Trade and overseas contacts.'